

■ ■ ■ XIFANG MAKESI ZHUYI QIANYAN WENTI ERSHI JIANG ■ ■ ■
■ ■ ■ ■ ■ ■ ■

西方马克思主义 前沿问题二十讲

陈学明 王凤才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西方马克思主义 前沿问题二十讲

陈学明 王凤才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5.2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陈学明,王凤才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5
ISBN 978-7-309-05950-2

I. 西… II. ①陈…②王… III.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7482 号

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

陈学明 王凤才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陈士强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30 千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4 100

书 号 ISBN 978-7-309-05950-2/B·289
定 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本人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给复旦大学哲学专业以及其他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开设“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究”课程。这部著作是在这门课程讲稿的基础上形成的,严格地说,这不是一部著作,而是一部教材。以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域内本人已出版过两部教材:一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俞吾金教授和我合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这一教材分别于 1989 年和 2002 年推出初版和修订版;二是高等教育出版社于 2001 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该教材是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如果说第一部教材主要是供本科生使用,而第二部教材主要是硕士研究生的教学用书的话,那么,这里所推出的这一教材则可以作为博士研究生相关课程的教材。

给学生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常是按照流派、代表人物和理论观点这一顺序展开的。我认为,如果面对的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还不甚了了的初学者,那这种讲法还是深受欢迎的,但倘若听讲者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相当熟悉的博士研究生,那么,还如此地讲授则肯定事倍功半,惜指失掌。在这 10 多年给博士研究生开设这门课程的过程中,我坚持突出“问题意识”,即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研究的一系列最具前沿性、创造性和影响力的问题提炼出来,然后作为一个一个专题向博士研究生讲授,并与他们一起进行深入的探讨。这一教材的二十讲就是我所列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研究的二十个问题,也是我向博士研究生讲授的二十个专题。

按照“问题”、“专题”来讲授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优点显而易见,这就是具有深刻性和针对性,但瑕疵也不言而喻,这就是难以达到科学性和准确

性。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十分模糊的概念,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内部派系林立,观点的分歧甚至对立到处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我把其内部的不一致相对忽略了,仅仅把其作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把注意力集中于“共性”而无视其“个性”,这确实勉为其难,如履薄冰。尽管在科学性与准确性上我已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我知道在这两个方面还是有着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我给博士研究生开设这门课程时所暴露出来的一些缺陷也正是这部教材的缺陷。我认为,我在这里“有言在先”,向这部教材的读者和使用者提醒它的“先天不足”,是十分必要的。如能把这部教材与我先前出版的两部教材结合在一起阅读,或者在了解我先前出版的两部教材的基础上再阅读这部教材,那我更是求之不得,延颈企踵。

这部教材共有二十讲,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讲至第四讲,这里不再局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研究,而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现代西方哲学、后现代主义语境中进行分析,在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以及现代西方哲学、后现代哲学的比较中,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定位;并在当代中国学术与社会现实的语境中,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

第二部分包括第五讲至第七讲,这里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问题,既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体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考察,又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的分析。

第三部分包括第八讲至第十七讲,这里主要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格结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爱伦理学、西方马

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等。

第四部分包括第十八讲至第二十讲,这里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向的一些专题,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派别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新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等。

最后要加以说明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究”这门课程本来一直是我一个人独立开设的,王凤才教授自去年从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并调入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工作以后,协助我开设这门课程,并花了许多精力把我的讲稿整理成书。因此,这部教材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出版是理所当然的。另外,我原先的博士研究生、现在上海师范大学工作的罗富尊,也为这部教材的出版付出了许多。在此除了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之外,特作说明。

陈学明
2007. 12. 10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讲 当今在中国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 究竟何在?	1
第二讲 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语境中认识西方 马克思主义?	19
第三讲 如何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语境中认识西方 马克思主义?	45
第四讲 如何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认识西方 马克思主义?	59
第五讲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体论是一种 什么样的本体论?	77
第六讲 怎样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论?	87
第七讲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怎样提出和 运用总体性理论的?	103
第八讲 为什么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 主要方面是积极的?	119
第九讲 如何辨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技功能批判理论 中的“珍品”与“糟粕”?	133

第十讲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留给我们怎样的思索?	147
第十一讲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有哪些特征?	157
第十二讲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美学理论 何以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	171
第十三讲	凭什么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格结构理论 开创了社会研究新路向?	192
第十四讲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爱伦理学给予 人们什么样的启示?	204
第十五讲	怎样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	224
第十六讲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理论方面 有什么建树?	242
第十七讲	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没有自己的经济理论?	253
第十八讲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究竟是 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266
第十九讲	为什么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了西方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285
第二十讲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派别法兰克福学派 最新发展态势如何?	308
参考文献		325

第一讲

当今在中国研究西方 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究竟何在？

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已有近30年的历史。在这20多年里,中国学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①。但是不可否认,这一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离本应达到的水准尚有距离,尤其是这些成果对中国现实产生的影响,用本应所及的标准加以衡量,更是相距甚远。与此相应,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者也未得到应有的尊重。那么,这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如果说,在20多年前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尚情有可原,在10多年前人们对在中国深入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诸多疑虑还无可厚非的话,那么,在今天,倘若人们还持这样一种态度,那可真有些大煞风景,令人忧心忡忡了。

我们作为已经将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融入自己生命活动的中国学者,目睹和经历了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当然,这里所说的“后果”,主要不是指涉及个人的,或者说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圈子的,而主要是事关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为了使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乃至在整个中国的学术理论研究中有它应得的一席之地,也就是说,为了使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达到应有的规模和产生应有的影响,在这

^① 陈学明曾对20多年来,尤其是苏东剧变以来中国学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内容和效应进行过总结(参见《中国1999哲学发展报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80页;《哲学研究》2000年第5期,第16—24页)。

里,我们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做一些或许是肤浅的,但同时肯定是真诚的论述。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和庞杂,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哲学理论,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解释,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近代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批判,以及通过这一批判提出的相应的哲学观点,由于他们往往是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和形式下从事这些哲学理论活动的,从而也可以把他们的哲学理论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解释路向和模式;二是批判理论,主要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即他们从各个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由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解为对现代性的批判,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也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

在这里,主要讲三部分内容:前两部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两个方面,分别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第三部分将结合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正在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阐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这项工程的意义。

要把握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意义,首先需要和当前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哲学界的许多学者所达成的如下共识联系起来加以思考:为了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就必须建构一种当代中国新哲学作为其理论基础;而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必由之路,就是实现“马哲、中哲、西哲”的圆融会通、良性互动;在这种会通与互动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发挥引领和核心作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意义,正来自于这种研究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中真正发挥这种引领与核心作用。人们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中发挥引领和核心作用,与它是否真正能够发挥这种作用并不是一回事。在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长期占据主要话语权地位,但占据主要话语权地位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实际起着核

心作用。毫不客气地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哲学中所起的实际作用看,它并没有真正地起到引领与核心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哲学中能否起到这种作用,关键看它究竟以什么样的内容与形象出现在中国理论舞台上。如果在当代中国哲学中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西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对现实世界、对其他思潮以及对它自身,都能够抱有一种正确的态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就能够起到这种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大有作为,甚至可以说有推动作用。直接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方面有重要作用;间接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助于当代中国新哲学形态的建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的意义首先体现在这里。具体地说:

1.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有助于人们领悟与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从而有助于人们尽可能地让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在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的理论创造活动中。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个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或者说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道?对此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否则也就无从谈起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去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如果连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也成为问题,那么,凭什么要以它为基础和核心去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呢?无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有没有正确地把握到。仅从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这一意义上说,探索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尤其是早期代表人物,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旗帜鲜明地反对马克思主义解释史上两种贻害无穷的倾向:第一种倾向以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为代表,他们以马克思曾提出要“消灭”、“终结”哲学为由,引申出马克思是要从根本上否认哲学的合法性,强调马克思的理论与哲学无缘,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主要是一种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这些人完全无视马克思所要“消灭”和“终结”的哲学,只是以主客二分为特征的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世界观;第二种倾向以第三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为代表,他们抹杀马克思对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世界观的超越,仍然用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

哲学划归于近代西方哲学,而不是现代西方哲学范畴,即他们仍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与近代西方哲学没有根本区别的、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体系哲学。应该说,这两种倾向在国内学术界都长期存在着。正是在这两种倾向的遮蔽和误导下,人们才无法使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最大限度地接近其“真精神”。今天,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就要着力研究他们为什么和如何花大力气去反对这两种倾向,以及如何通过这种反对而逐步向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靠拢。

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尤其是早期代表人物在反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一些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甚至错误解释路向过程中提出的观点,或者说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解释路向,值得引起高度重视,从这里出发,或许可以引导我们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第一,他们正视并且确认马克思关于“消灭”、“终结”哲学的一系列论述,足以说明马克思已经超越了纯粹形而上学的思辨,超越了近代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新哲学”、“新唯物主义”的现代西方哲学,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确认马克思率先进行了终结和消除以近代西方哲学为主要代表的旧哲学的活动,确认马克思不是“部分地反对”近代西方哲学的结论,而是“完全地反对”它的前提和基础^①。

第二,他们断言马克思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就是对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超越,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根本点就是反对把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当作哲学基本问题,强调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理解成是用唯物主义取代唯心主义,用“物质”的绝对存在去取代“精神”的绝对存在;而是认为马克思在黑格尔的观念的辩证自我运动下面发现了历史的现实的运动,并把这一历史的革命运动宣布为唯一的“绝对的”存在。他们提出,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宗旨还是把物质与精神孰先孰后作为哲学基本问题,那么,就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倒退到德国古典哲学,甚至是倒退到前德国古典哲学了^②。

① Karl Korsch, *Marxism and Philosophy*, London, 1970, pp. 73-74.

② Ibid, pp. 131-132.

第三,他们提出马克思反对旧哲学、旧本体论的同时,非但没有忽视,更没有反对对世界观和本体论的研究,强调马克思主义学说“按其本性”,是“彻头彻尾”的本体论哲学,强调马克思批判哲学,并不是要离开哲学,“而是要揭开它的秘密,要解释哲学并在现实中实现哲学”,他们确认以马克思主义存在论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并提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响亮口号^①。

第四,他们认为马克思在批判传统哲学之后提出了自己的哲学原则,其中最关键的是突出人的社会实践在整个哲学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历史性和总体性,他们从存在论层面上,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一种实践本体论,认为“不是物质的抽象本性,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本性”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主题和基础”,并用“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自然必然被人的活动所中介”这样一些命题来表述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以主客统一为主要特征的实践哲学^②。

必须指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上述两种错误倾向的批判,以及通过这一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基本内容的揭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更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说,唯有他们才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在这里,我们只想表明,当这两种错误倾向在当代中国哲学领域还很有市场的情况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这些做法和观点,确实有助于突破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束缚,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2.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有助于人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关系,从而有助于人们探索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圆融会通、良性互动来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的正确途径。

如前所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圆融会通、良性互动是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必由之路,而要实现这种会通互动,首先在于能否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完全对立起来,无视两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把马克思主

① Karl Korsch, *Marxism and Philosophy*, London, 1970, p. 106.

② Karl Korsch, *Marxism and Philosophy*, London, 1970, p. 95; Georgy Luka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MIT Press, 1971, p. 234.

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完全相提并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无视两者之间存在本质差别,那就不能正确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样,两者之间的会通互动也就失去了基础和方向。

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思潮,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但身体力行地用现代西方哲学某些流派之“长”,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短”,或者说,从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吸收优秀的东西,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尽心竭力地揭示两种之间的真实关系,从而为他们的这种“取长补短”的行为提供理论依据。他们断言,倘若马克思活到今天,他一定会像“老鹰扑向小鸡”一样向这些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猛扑过去,去鉴别、消化和吸收它们。既然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能够这样做,那么,今天他对现代西方哲学也会这样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两者真实关系的论述,为我们今天正确地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两者之间的圆融会通、良性互动,进而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这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揭示两者真实关系的三个看法都是重要的。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揭示出,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共同进行了终结和消解近代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斗争,从而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盟友关系。无疑,对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终结和消解,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在这个方面,现代西方哲学许多流派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没有游离于这一斗争之外,而是不但参与而且率先批判近代西方哲学。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判断,我们在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时,就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截然对立起来,采取二者择一的态度。因此,必须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两极对立的思维。在当前要反对两种倾向:一要反对固守封闭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路向,对现代西方哲学一概排斥的态度,二要反对轻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趋之若鹜的态度。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揭示出,尽管由于阶级基础和理论立场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存在原则性差别,但在理论内容、形态和特征等方面又有诸多共同之处。从这一意义上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又

是同质关系。现代西方哲学许多流派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之处,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之处。例如,两者都高举反形而上学的旗帜;都具有反体系哲学的特征;都努力促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与人的生活世界;都反对主客二分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这些论述,使我们认识到正是这些共同点,既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当代价值,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意义。这就昭告我们:在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时,应当努力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点,并以此作为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借鉴。当代中国新哲学很有可能以这些共同点作为基本构架产生出来。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揭示出,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和超越,比现代西方哲学所有流派都更加坚决和彻底,所以它在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同时,也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不仅有同质关系,而且有对立关系,即超越者和被超越者的关系。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同日而语。在把握两者的关系时,既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同质性,更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对立。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超越,不是在个别问题上的突破,而是整体上的超越。通过这种整体上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与现代西方哲学有根本区别的新哲学。既然像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整体上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那么,在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时,我们就必须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引领、核心作用。如此说来,利用已有的思想资源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最重要的是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特殊地位。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化和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我们要建构的当代中国新哲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相互关系的揭示,在个别问题上的表述可能不那么正确,如对两者共同点的论述就有偏颇之处;在有些地方可能还存在着互相矛盾之处,如在说明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与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超越之间,就显得不那么自圆其说。尽管如此,他们的揭示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有正面效应。这种效应也将影响到今天中国学者对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

3.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有助于人们增强把“回归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结合在一起的自觉性,从而有助于我们在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有正确的态度。

如前所述,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的成败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真正起到核心作用,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发挥这样作用的关键是它如何正确地对待自身。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信奉者和研究者必须用一种正确态度和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够在中国履行这样的职能。因此,我们今天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何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以及它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而且要探索这些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持有的立场。总起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持有的立场,确实能够给予我们以诸多启示。

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活动,可以看到有一个基本立场贯穿于始终,这就是把“回归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他们不断地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正确、全面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西方出现了发掘、鉴别、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热潮,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大会的主题往往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理解,而且推出了一批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著作与论文。另一方面,他们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把“拯救社会主义”的出路定位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现实的密切结合。可以说,近年召开的每一次马克思主义研讨会,许多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都具有企图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现实问题,从中进一步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色。这种把“回归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做法,为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和研究者所必需。因为单纯“回归马克思”是不够的,离开“回归马克思”去“推进马克思”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可贵的是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缺少的正是这种结合。有时人们片面地强调“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而忽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精神,从而存在着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僵化的危险;有时又离开“回归马克思”而去注重什么“推进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随心所欲作解释,从而带来了随意“制造马克思”,将马克思

主义虚无化的新的危险。如果对马克思主义持有这样一种态度,马克思主义怎么能够吸引人并使之在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呢?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尤其研究一下他们是如何把“回归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顺天应人,有百利而无一害。

人们可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批评,但他们把“回归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有机地结合这一点则是值得肯定的。当我们注意某种理论并力图从中获得启示时,为什么一定要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那些明显的瑕疵之处,而不去认真地研究一下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的地方呢?

二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内容中,除了哲学理论,就是现代性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激烈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而闻名于世。欲问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究竟有何意义,就必须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有什么意义。由于这里所说的是对当代中国的意义,所以仅把这种意义归结为“有助于我们看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显然是不够的。此外,还必须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何在。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实际上是对这一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种种弊端的揭露和批判,如消费主义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工具理性批判、科技社会功能批判、劳动异化批判、日常生活批判、生态危机批判、爱欲压抑批判等,这是一种总体性批判。那么,这种批判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国内有一些学者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主要理论依据就是所谓“代价不可避免论”。他们提出,目前中国尚处于“前现代化”时期,尚处在向现代化的过渡中,现在还不是解决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这些问题的時候。只有实现现代化之后才有可能返回来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我们连现代化的门槛还未